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十五卷 雷峰怪跡

嘗思聖人之不語怪，以怪之行事近乎妄誕，而不足為訓，故置之勿論。然而天地之大、何所不有？荒唐者固不足道，若事有可稽，跡不能泯，而彰彰於西湖之上，如雷峰一塔，考其始，實為慎怪而設。流傳至今，雷峰夕照，已為西湖一景之一，則又怪而常矣。湖上之忠墳、仙嶺，既皆細述其事，以為千古之快瞻，而怪怪常常，又烏可隱諱而不傾一時之欣聽哉？你道這雷峰塔是誰所造？原來宋高宗南渡時，杭州府過軍橋黑珠巷內，有一人叫做許宣，排稱小乙。自幼兒父母雙亡，依傍著姐夫李仁，現做南廊閣子庫幕事官的家裡住，日間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鋪中做主管。此時年才二□二歲，人物也還算得齊整的。是年，恰值清明，要往保叔塔寺裡薦祖宗，燒餐子。當晚先與姐姐說了，次日早起，買些紙馬、香燭、經幡、錢塚等物，吃了飯，換了新衣服，好鞋襪，把筊子錢馬，使條袱子包好，徑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道：「小姪要去保叔塔追薦祖宗，乞叔叔容假一日。」李將仕道：「這也是你孝心，只要去去便回。」

許宣離了鋪中，出錢塘門，過石函橋，徑上保叔塔。進寺，卻撞著送饅頭的和尚；懺悔過疏頭，燒了筊子，到大殿上隨喜，到客堂裡吃罷齋，別了和尚，還想偷閒，各處走走。剛走到四聖觀，不期雲生西北，霧鎖東南，早落下微微的細雨來了。初還指望他就住，不意一陣一陣，只管綿綿不絕。許宣見地下濕了，難於久待，只得脫了新鞋襪，捲做一卷，縛在腰間，赤著腳，走出四聖堂來尋船。正東張西望，恐怕沒有，忽見一個老兒，搖著一隻船，正打面前過，連忙一看，早認得是熟識張阿公，不勝歡喜，忙叫道：「張阿公，帶我到湧金門去。」那老兒搖近岸來，見是許宣，便道：「小乙官，著雨了，快些上船來。」

許宣下得船，張老兒搖不得□餘丈水面，只聽得岸上有人叫道：「搭了我們去。」許宣看時，卻是一個戴孝的婦人，一個穿青的女伴，手中捧著一個包兒，要搭船。張老兒看見，忙把船搖攏道：「想也是上墳遇雨的了，快上船來。」那婦人同女伴上得船，便先向許宣深深道了個萬福。許宣慌忙起身答禮，隨撥身半邊道：「請娘子艙中坐。」那婦人進艙坐定，便頻把秋波偷瞧許宣。許宣雖說為人老實，然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又帶著個俊俏的丫鬟，未免也要動情。正不好開口，不期那婦人轉先道：「請問官人高姓大名？」許宣見問，忙答道：「在下姓許，名宣，排行小乙。」婦人又問道：「宅上何處？」許宣道：「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巷，舍親生藥鋪內，做些買賣。」說完就乘機問道：「娘子高姓？潭府那裡？亦求見示。」那婦人答道：「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，嫁了張猶幸遇搭得官人之船，不至狼狽。」

彼此說些閒說，不覺船已到了湧金門。將要上岸，那婦人故作忸怩之狀，叫侍兒笑對許宣說道：「清早出門得急了，忘記帶得零錢在身邊。欲求官人借應了船錢，到家即奉還，決不有負。」許宣道：「二位請便，這小事不打緊。」因腰間取出，付了船家，各自上岸。岸雖上了，雨卻不住。恐天晚了，只得要各自走路。那婦人因對許宣說道：「奴家在薦橋雙茶坊巷口，若不棄時，可到寒舍奉茶，並納還船錢。」許宣道：「天色已晚，不能久停，改日再來奉拜罷。」說過，那婦人與侍兒便冒雨去了。

許宣忙進湧金門，從人家屋簷下，捱到三橋子親眷家，借了一把傘，正撐著走出洋壩頭，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「許官人慢走。」忙回頭看時，卻原是搭船的白娘子，獨自一人，立在一個茶坊屋簷下。許宣忙驚問道：「娘子如何還在此？」白娘子道：「只因雨不住，鞋兒都踏濕了，因叫青兒回家去取傘和腳下，又不見來。望官人傘下略搭幾步兒。」許宣道：「我到家甚近，不若娘子把傘戴去，明日我自來取罷。」白娘子道：「可知好哩，只是不當。」許宣遞過傘來與婦人自去，方沿人家門簷下，冒雨而回。到家吃了夜飯，睡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想那婦人甚是有情，忽然夢去，恰與日間相見的一般。正在情濃，不覺金雞三唱，卻是南柯一夢。正是：心猿意馬馳千里，浪蝶狂蜂鬧五更。

許宣天明起來，走到鋪中，雖說做生意，卻像失魂一般，東不是，西不是。捱到吃過飯，便推說有事，便走了出來，遂一徑往薦橋雙茶坊巷口，尋問白娘子。問了半晌，並沒一人認得。正東西躊躇，忽見丫鬟青兒從東邊走來，許宣見了，忙問道：「姐姐！你家住在那裡？我來取傘。」青兒道：「官人隨我來。」遂引了許宣，走不多路道：「這裡便是。」許宣看時，卻是一所大樓房，對門就是秀王的府牆。青兒進門便道：「官人請裡面去坐。」許宣遂隨到中堂，青兒向內低聲叫道：「娘子，許官人在此。」白娘子裡面應道：「請許官人進來奉茶罷。」許宣尚遲疑不敢入去，青兒連催道：「入去何妨。」

許宣方走到裡面。只見兩邊是四扇暗格子窗，中間掛著一幅青布簾。揭開簾兒入去，卻是一個坐起。桌上放一盆虎鬚菖蒲，兩旁掛四幅名畫，正中間掛一幅神像。香幾上擺著古銅香爐花瓶。白娘子迎出來，深深萬福道：「夜來遇雨，多蒙許官人應付周全，感謝不盡。」許宣道：「些微何足掛齒。」一面獻茶。茶罷，許宣便要起身，只見青兒早捧出菜蔬果品來留飲。許宣忙辭道：「多謝娘子厚情，卻不當取擾。」略飲了數杯，就起身道：「天色將晚，要告辭了。」白娘子道：「薄酌不敢苦留官人。但尊傘昨夜舍親又轉借去了，求再飲幾杯，即著人取來。」許宣道：「天晚等不得了。」白娘子道：「既是官人等不得，這傘只得要求官人明日再來取了。」許宣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遂謝了出來。

到了次日，在店中略做做生意，便心癢難熬，只托故有事，卻悄悄地又走到白娘子家來付傘。白娘子見他來早，又備酒留飲。許宣道：「為一把破傘，怎敢屢擾。」白娘子道：「飲酒飲情，原不為傘。不妨飲一杯，還有話說。」許宣吃了數杯，因問道：「不知娘子有何話說？」白娘子見問，又斟了一杯酒，親自送到許宣面前，笑嘻嘻說道：「官人在上，真人面前不敢說假話。奴家自亡過了丈夫，一身無主，想必與官人有宿緣。前日舟中一見，彼此便覺多情。官人若果錯愛，何不尋個良媒，說成了百年姻眷。」許宣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卻想起在李將仕家做生意，居停不穩便，怎生娶親？因此沉吟未答。

白娘子見不回答，因又說道：「官人有話，不妨直說。何故不回答？」許宣方說道：「蒙娘子高情，感激不盡。只恨此身，為人營運，自慚窘迫。仔細尋思，實難從命。」白娘子道：「官人若心不願為婚，便難勉強；若為這些，我囊中自有餘財，不消慮得。」便叫青兒：「你去取些銀子來。」青兒忙走到後房中去，取出一個封兒，遞與白娘子。白娘子接了，復遞與許宣道：「這一封你且權拿去用。若要時，不妨再來取。」許宣雙手接了，打開一看，卻是五□兩一個元寶，滿面歡喜，便落在袖中，對白娘子說道：「打點停當，再來奉復。」遂起身作別。青兒又取出傘來，還了許宣。

許宣一徑到家，先將銀子放好，又將傘還了人，方才睡了。次日早起，自取了些碎銀子，買了些雞鵝魚肉之類，並果品回來，又買了一尊好酒，請姐夫與姐姐同吃。李幕事聽見舅子買酒請他，到吃了一驚，因問道：「今日為何要你壞鈔？」許宣道：「有事要求姐夫姐姐作主。」李幕事道：「既有事，何不說明？」許宣道：「且吃了三杯著。」大家依序坐定，吃了數杯，李幕事再三又問，許宣方說道：「愚舅蒙姐夫姐姐照管成人，感謝不盡，但今有一頭親事與愚舅甚是相宜。已有口風，不消分費力。但我上無父母，要求姐夫姐姐與我玉成其事。」李幕事夫妻聽了，只道要他出財禮，便淡淡的答道：「婚姻，大事也，須慢慢商量。今日且吃酒。」吃完酒，各自散去，竟不說話。

過了兩三日，許宣等不得，因催姐姐道：「前日說的話，姐姐曾與姐夫商量麼？」姐姐道：「不曾。」許宣道：「為何不商量？」姐姐道：「連日姐夫有事心焦，我不好問他。」許宣道：「我曉得姐姐不上緊的意思了，想是你怕我累姐夫出錢了。」因在袖中取出那錠大銀子來，遞與姐姐道：「我自財禮，只要姐夫做個主兒。」姐姐看見銀子，笑說道：「原來你在叔叔鋪裡做生意，也躉得這些私房，可知要娶老婆哩。我且收在此，待你姐夫回時，我替你說就是了。」過一會，李幕事回家，妻子即將許宣的銀子遞與丈夫看道：「我兄弟要娶親，原來銀子自有，只要你我做個主兒。須替他速速行之。」

李幕事接了銀子，在手中翻來覆去，細看那上面鑿的字號，忽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全家的性命都要被這錠銀子害了。」妻子道：「活見鬼！不過一錠銀子，有甚利害？」李幕事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現今邵太尉庫內封鎖錢押都不動，竟不見了五□錠大銀，

正著落臨安府捉賊，□分緊急。臨安府正沒尋頭路，出榜緝捕，寫著字號錠數，捉獲者賞銀五□兩，知情不首，及窩藏正賊者全家發邊充軍。這銀子與榜上字號相同，若隱匿不報，日後被人首出，坐罪不小。」妻子聽了，只嚇得咯抖抖的發戰，道：「不知他還是借的，還是偷的。卻怎生區處？」李幕事道：「我那管他是借的，是偷的，他自作自受，不要害我一家。」因拿了這錠銀子，竟到臨安府出首。

臨安府韓大尹見銀子是真，忙差緝捕捉拿正賊許宣。不多時，拿到許宣當堂。鞍大尹喝問道：「邵太尉庫中不動封鎖，不見了大銀五□錠，現有李幕事出首一錠在此，稱是你的。你既有此一錠，那四□九錠卻在何處？你不動封鎖，能偷庫銀，定是妖人了。可快快招來。」因一面吩咐早快備豬狗血重刑伺候。許宣見為銀子起，忙辯道：「小的不是妖人，待小的直說。」便將舟中遇著白娘子，並借傘、討傘以及留酒、講親、借銀子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韓大尹道：「這白娘子是個甚麼樣人？現住何處？」許宣道：「他說是白三班白殿直的妹子，現住在薦橋雙茶坊巷口，秀王牆對門，黑樓子高坡兒內。」

韓大尹即差捕人何立押著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拿犯婦白氏來聽審。何立押著許宣，又帶了一千做工的，徑到黑樓子前，一看時，卻是久無人住的一間冷屋。隨拘地方並左右鄰來問，俱回稱道：「此係毛巡檢家的舊屋。五六年前，一家都瘟疫死盡了。青天白日，常有鬼出來買東西，誰敢還在裡頭住？且這地方並無姓白的娘子。」何立因問許宣道：「你莫要認錯了，不是這裡。」許宣此時看這個光景，也驚得呆了，道：「分明是這裡，才隔得三五日，怎便如此荒涼？」何立道：「既是這裡，只得打開門進去。」因叫地方動手，將門打開，一齊擁了人去。

只見內中冷陰陰，寒森森，並無一個人影。大家一層一層直開了人去，並無一痕蹤跡。直開到最後一層，大樓上，方遠遠望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白的婦人。坐在一張床上。眾人看見，不知是人是鬼，便都立住腳。獨何立是公差，只得高聲叫道：「娘子想是白氏了。府中韓大爺有牌票在此，要請你去與許宣對甚麼銀子的公事哩。」那婦人動也不動，聲也不做。何立沒奈何，只得大著膽子，擁眾上前。將走到面前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就似青天打一個霹靂，眾人都驚倒了，響定再近床邊一看，只見明晃晃一堆大銀子，卻不見了婦人。及點點銀數，恰正是四□九錠。何立遂叫眾人將銀子扛到臨安府堂上，一一交明，又將所見之事，細細稟上。韓大尹聽了道：「這看起來，自是妖人作祟，與眾人無干。地方鄰里，盡無罪寧家。許宣不合私相授受，發配牢城營。」銀子如數交還邵太尉，請邵太尉賞給五□兩與李幕事。一件方才完了。

惟李幕事因出首許宣，得了賞銀子五□兩，又見許宣因我出首，發配牢城，心下甚是不安，即將給賞銀子盡付許宣作盤費。又叫李將仕與了他兩封書：一封與押司范院長，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。許宣痛哭了一場，辭別姐夫姐姐，便同解人搭船，到蘇州牢城營來。一到了就將二書投見范院長並王主人。虧二人出力，與他上下使了錢，付了回文與解人而去。許宣毫不吃苦，就在王主人樓上歇宿，終日獨坐無聊，甚是悶人，正是：

獨上高樓望故鄉，愁看斜日照紗窗。  
自憐本是真誠士，誰料相逢狐媚娘。  
白白不知歸甚處，青青豈識在何方。  
隻身孤影流吳地，回首家園寸斷腸。

許宣在蘇半載，甚是寂寞。忽一日王主人進來，對他說道：「外面有一乘轎子，坐著一位小娘子，又帶著一個丫鬟尋你。」許宣聽了吃驚，暗想道：「誰來尋我？」慌忙走到門前來看，不期恰正是白娘子與青青。一時見了，不勝氣苦，因跌著腳，連聲叫遭：「死冤家！自被你盜了官銀，害我有屈無伸，當官吃了多少苦楚。今已到此田地，你又趕來做甚？」白娘子道：「小乙官人，不要錯怪了我。我今特來要與你分辯。」王主人見二人只管立在門前說長道短，恐人看見不雅，因說道：「既是遠來，有話請裡面去說。」白娘子乘機便要人去。許宣忙攔住道：「他是妖怪，不可放他進去。」王主人因將白娘子仔細看了兩眼，帶笑說道：「世上那有這等一個妖怪？不可輕口詆人。請進去不妨。」

白娘子進到裡面，先與主人媽媽見過，然後對許宣說道：「奴家既以身子許了官人，就是我的夫主了，終不成反來迫害官人麼。就是付銀子與官人，也是為好，誰知有禍？若說銀子來歷不明，罪皆坐於先夫，奴家一婦人，如何得知？奴家一婦人，如何是怪？恐官人錯埋怨，故特特來與官人辯明白了，我也去甘心。」許宣道：「這都罷了。只是差人來捉時，明明見你坐在床上，為何響了一聲，就不見了？豈不是個妖怪？」白娘子笑道：「那一聲響，是青青用毛竹片刷板壁，弄怪嚇眾人，眾人認做怪，大家呆了半晌，故奴家往床後遁去。眾人既害怕不敢搜求，見了銀子，又以銀子為重去了，故奴家得脫身，躲在華藏寺前姨娘家裡。復打聽得你發配在此，故帶了些盤纏來看你，並討你婚姻的信息。不期你疑我是妖怪。我只得去了。」遂立起身來要走。主人媽媽忙留下道：「既係遠來了，就要去，也在舍下權住幾日。」

白娘子尚未肯，只見青青道：「既是主人家好意，再三勸留，娘子且住兩日再商量。況當日原許過嫁小乙官人的，今日也難硬絕。」白娘子接口道：「羞殺人！終不成奴家沒人要，定捱在此。」主人媽媽道：「既然當初已曾許下，誰敢翻悔？須選個好日子，就在此成就了百年姻眷為妙。」許宣初已認真是妖是怪，今被他花言巧語辯得乾乾淨淨，竟全然不疑了。又見他標標緻緻，殊覺動心，借主人媽媽之勸，便早欣欣然樂從了做親之議。白娘子囊中充足，彼此喜歡。到了做親之後，白娘子放出迷人的手段，弄得個許宣昏昏迷迷，如遇神仙，恨相見之晚。

時光易過，倏忽半載。一日，是二月半，許宣同著幾個朋友到臥佛寺前看臥佛。忽走到寺門前，見一道人在那裡賣藥，並施符水。許宣無心，偶上前去看看。那道人一見了，便吃驚道：「官人頭上一道黑氣，定有妖怪纏身，其害非淺，須要留心。」許宣原有疑病，一聞道人之言，便不禁伏地拜求救度。那道人與他靈符二道，吩咐他三更燒一道，自家頭髮裡藏一道。許宣到家，忙將一道悄悄的藏在頭髮之內，這一道要等到三更燒化。暗候時，白娘子忽歎口氣道：「我和你許久夫妻，尚沒一些恩愛，反信別人言語，半夜三更，要燒符來壓我。你且把符來燒燒看。」許宣被他說破，便不好燒。白娘子轉奪過符來，燈上燒了，全沒一些動靜。白娘子笑道：「如何？我若是妖，必然做出來了。」許宣道：「這不干我事。是臥佛寺前一個雲遊道人說你是妖怪。」白娘子道：「他既說我是妖怪，我明日同你去，且叫他變一個怪形與你看看。」

次日，吩咐青青照管下處，夫妻二人來到寺前。只見一簇人圍著那道人，正在那裡散符水哩。白娘子輕輕走到面前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一個不學無術的方士小人，曉得些甚麼？怎敢在此胡言亂語，鬼畫妖符，妄言惑眾。」那道人猛然聽了，吃了一驚，忙將那女娘一看，見他面上氣色古怪，知他來歷不正。因回言道：「我行的乃五雷天心正法，任是毒妖惡怪，若吃了我的符水，便登時現出形來。何況你一妖女！你敢吃我的符水麼？」白娘子聽了，笑道：「眾人在此做個證見。你且書符來，我吃與你看。」道人忙忙書符一道，遞與白娘子。

白娘子不慌下忙接將過來，搓成一團，放在口中，用水吞了下去，笑嘻嘻立了半晌，並無動靜。看的人便七嘴八舌，罵將起來道：「好胡說。這等一個女娘子，怎說他是妖怪？」道人被罵，目瞪口呆，話也說不出一句。白娘子道：「他方上野道，毀謗闡賢。本該罰他墮落，今看列位分上，只弔他一索罷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口中不知念些甚麼。只見那道人就像有人捆縛的一般，漸漸的縮做一團，又漸漸的高高吊起，口中哼個不了。眾人看見，盡驚以為奇，連許宣也驚得呆了。白娘子道：「若不看地方干係，把這妖道弔他一年才好。」因輕輕噴口氣，那道人早立時放下地來。那道人得能落地，便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，飛也似的去了。眾人一哄而散。夫妻依舊回家。正是：

邪邪正正術無邊，紅日高頭又有天。  
寧在人前全不會，莫在人前會不全。

過了些時，又是四月初八日佛生日，許宣一時高興，要到承天寺去看佛會。白娘子道：「甚麼好看。」既要去，因取出兩件新

鮮衣服，替他換了；又取出一把金扇，上繫著一個珊瑚墜兒，與他扇；又吩咐他：「早早回來，勿使奴記掛。」許宣答應了，便穿著一身華服，搖搖擺擺到承天寺來閒戲。耳朵裡雖聽得亂哄哄傳說：周將仕家典庫內，不見了許多金珠衣物，現今番捕拿人，許宣卻全不在意，自同著燒香的男女遊玩。不期番捕有心，看見許宣身上穿的，手裡拿的，與失單上的相同，便攢近許宣面前，道：「官人扇子可借我一看。」許宣不知是計，遂將扇子遞與公人。眾公人看了是真，便吆喝道：「賊賊有了，快快拿下。」眾人齊上，遂把許宣一索子綁了，好似：

數隻阜雕追紫燕，一群饑虎啖羊羔。

許宣被捉，再三分辯，眾人那裡聽他，適值府尹坐堂，眾人竟押上堂來。府尹因問道：「穿的衣服、扇子，既已現被捉，其餘金珠贓物，現在何處？從實供來，免受拷打。」許宣稟道：「小的穿的衣服物件，皆是妻子白娘子贈嫁的，怎說賊贓？望相公明鏡詳察。」太尹道：「好胡說！獲物現與單對，怎敢以妻子推托！且你妻子今在那裡？」許宣道：「現在吉利橋王主人樓上。」太尹即差緝捕押了許宣，速拿白娘子來審。眾人一哄，到了店中。王主人見了驚問道：「做甚麼？」許宣道：「白娘子害我，特來拿他。」王主人道：「白娘子如今不在樓上了。因你承天寺不回，他同青青來寺前尋你，至今未回。」緝捕見說白娘子不在家，便鎖了王主人來回太尹。太尹道：「婦人家尋丈夫，諒去不遠，著王主人尋拿。許宣寄監，候拿到白氏，審明定罪。」

此時周將仕見拿著了許宣，正立在府門前催審，忽家人來報導：「金珠等物都在庫閣頭空箱子內尋著了。」周將仕慌忙回家看時，果然全有，只見扇子扇墜。將仕道：「扇子或有相同，明是屈了許宣。」便又到府中，暗暗與該房說知，有了情由，叫他鬆放許宣，故不復問罪，只說地方不相宜，改配鎮江。將行，恰好杭州邵太尉又使李幕事到蘇州幹事。李幕事記掛著許宣，忙到王主人家來看他。聞知改配，李幕事因說道：「鎮江的李克用，是我結拜的叔叔，住在針子橋下，開生藥鋪。我寫書與你投他，自有好處。」許宣得書，同差不數日到了鎮江，尋到李克用家，見了李克用，將書投上，說道：「小人是杭州李幕事的舅子，家姐夫有書在此，求老將仕青目。」李克用看了書，便請兩個公差同他人去吃飯，一面即差當直的同到府中，下了公文，使用些錢鈔，保領回家。公差討了回文自去。許宣到家，拜謝了克用。

克用見書上說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，便留他在店中做買賣。看了幾日，見他□分精細，甚是喜歡。許宣恐眾人妒忌，因邀他們到酒肆中一敘，通通河港。眾人吃完散去。許宣還了酒錢，出門覺道有些醉意，恐怕衝撞了人，只低著頭往屋簷下走，不期一家樓上推開窗，播下熨鬥灰來，飛了一頭。許宣便立住腳，罵道：「誰家不賢之婦！難道眼睛瞎了！」只見那婦人走下樓來，道：「官人休罵，是奴家一時失誤。」許宣抬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恰正是白娘子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因罵道：「你這賊妖婦，連累得我好苦！吃了兩場大官司，蘇州影也不見，卻躲在這裡。」遂走上前，一把捉住：「今日決不私休了。」

白娘子忙賠笑臉道：「一夜夫妻百夜恩。你不消著急，且聽我說明了，若有差錯，再惱也不遲。前日那些衣服扇子，都是我先夫留下的，又不是賊贓。因你恩愛情深，故叫你穿在身上，誰知被人誤認。此皆是年災月悔，與我何干？」許宣道：「那日我回來尋你，如何不見，反在此間？」白娘子道：「我到寺前尋你，聞知你被捉，決要連累我出丑，只得叫青青討只船，到此舅舅家暫住，好打聽消息。我既嫁了你，生是許家人，死是許家鬼，決不走開。今幸相逢，任你怎麼難為我，我也不放你了。」許宣被他一頓甜言，說得滿肚皮的氣都消了，因說道：「你在此住，難道是尋我？」白娘子道：「不是尋你，卻尋那個？還不快上樓去！」許宣轉過念來，竟酥酥的跟他上樓住去了。正是：

許多惱怒欲持刀，幾句甜言早盡消。

豈是公心明白了，蓋固私愛亂心苗。

許宣與白娘子住了一夜，相好如初，依舊同搬到下處過日子。一日，是李克用的壽誕，夫妻二人買了燭、面、手帕等物，同到李家來拜壽。李克用安排筵席，留親友吃酒。原來李克用是個色中餓鬼，一見了白娘子生得如花似玉，卻便或東或西，躲著偷看。忽一會兒，白娘子要登東，便叫養娘指引他到後面僻靜處。李克用卻暗暗閃在一邊，讓白娘子到後面去了，他卻輕腳輕手，悄悄跟到東廁的門縫裡張看。不張看猶可，一張看，內裡那有個如花似玉的佳人！但看見一條吊桶粗的大白蛇，盤在東廁之上，兩眼就如燈盞，放出金光來。李克用突然看見，驚個半死，忙往外跑，剛跑轉彎，腿腳戰，早一交跌倒，面青唇紫，人事不知。養娘看見，慌忙報知老安人並主管，用安魂定魄的丹服了，方才醒轉。老安人忙問：「這是為何？」李克用不好明言，只說：「連日辛苦，一時頭風病發，不妨，不妨。你們自去飲酒。」

眾人飲散，白娘子回家，恐怕李克用到鋪中對許宣說出本相來，便心生一計，只是歎氣。許宣道：「今日出去吃酒，是快活事，因何歎氣？」白娘子道：「說不得！你道李克用這老兒是好人麼？竟是假老實。見我起身登東，他遂躲在裡面，欲要奸騙我，扯裙扯褲來調戲，我叫起來，又見眾人都在那裡，怕裝幌子，只得推倒他，方得脫身。這惶恐卻從那裡出氣？」許宣道：「既不曾拈污你，他是我主人家，出於無奈，只得忍了。以後再休去了。」娘子說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還有二三□兩銀子在此，何不辭了他，自到馬頭上開個小藥鋪，豈不強如去做主管？」許宣道好。忙與李克用說了。李克用自知惶恐，也不苦留。

許宣自開店後，生意日盛一日。忽一日是七月初七，乃英烈龍王生日，許宣要去燒香。白娘子先再三勸他不要去，見他定要，因說道：「你既要去，只可在山前山後大殿上走走，切不可到方丈裡去與禿子講話。恐他又纏你佈施。」許宣道：「這個使得，依你便了。」遂在江邊搭了船，逕投金山寺來。先到龍王堂燒了香，然後各處閒走走，無心中忽走到方丈裡去，看見許多和尚圍著，像說法一般，方想起妻子叮囑之言，急急退出，卻不防座上大和尚早看見了，道：「此人滿臉妖氣。」因吩咐侍者，叫他來說話。及侍者下來叫時，許宣已出方丈去了。大和尚見他不著，便自提了禪杖，趕將出來。趕到寺前，見眾人皆欲渡江，因風大尚立在門外等待。忽見江心裡一隻小船，飛也似來得快，眾人都驚訝道：「這些些小船，怎麼不怕風又來得快？」

此時許宣也立在眾人中，伸頭爭看。不期那來的小船，恰正是白娘子與青青立在上面。許宣正吃驚，要問他來做甚麼，只見白娘子早遠遠叫道：「丈夫，風大，我特來接你。可速速上船來！」許宣見了，一時沒主意。正要下船，不料大和尚在後看得分明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孽畜！你到此做甚麼？」正要舉禪杖打去，只見白娘子與青青，連船都翻下水底去了。許宣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問人道：「這禪師是誰？」有認的道：「這是法海禪師，要算當今的活佛。」正說不了，那禪師早著侍者喚許宣去問道：「你從何處遇此孽畜？」許宣見問，遂將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。禪師道：「雖是宿緣，也因汝慾念太深，故兩次三番迷而不悟。今喜汝災難已過，可速回杭，修身立命。如再來纏你，可到湖南淨慈寺裡來尋我。有詩四句，你可牢記者：

本是妖蛇變婦人，西湖岸上賣嬌聲。

汝因欲重遭他計，有難湖南見老僧。」

許宣拜謝了禪師，急急回家，果然白娘子與青青都不見了，此時方信二人真是妖精。次早，到針子橋李克用家，把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。李克用道：「我生日之時，被他露出形來，我幾乎被他嚇死。因你怪我而去，我遂不好與你說。今事既已明白，你且搬到我家暫住住不妨。」

過不數日，朝廷有恩赦到來，除□惡大罪，其餘盡行釋放。許宣聞赦，滿心歡喜，遂拜謝李克用回家。一到家，即來見姐夫、姐姐，拜了四拜。拜畢，李幕事即發話道：「兩次官司，我也曾出些氣力。舅舅你好無情，怎娶了妻子在外，就不通個喜信兒與我，是何道理？」許宣道：「我並不曾娶妻，姐夫此話從那裡說起？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姐姐同了白娘子、青青，從內裡走了出來，道：「娶妻好事，何必瞞人？這不是你妻子麼？」許宣一見，魂不附體，急叫姐姐道：「他是妖精！切莫信他！」白娘子因接說道：「我與你做夫妻一場，並無虧負你處，為何反聽外人言語，與我不睦？我婦人家既嫁了你，卻叫我再到那裡去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許宣急了，忙扯李幕事出外去，將前邊之事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此婦實實是個白蛇精，不知有法可以遣他？」李幕事道：「如果是蛇不打緊，白馬廟前有個呼蛇戴先生，極善捉蛇。我同你去接他來捉就是了。」

二人去時，適值戴先生立在門前，便問：「二位有何見教？」李幕事道：「舍下有一條大白蛇，相煩一捉。先奉銀一兩，待捉蛇後，另又相謝。」戴先生收了銀子，問了住處道：「二位請先回，在下隨後即到。」忙裝了一瓶雄黃，一瓶煮的藥水，一徑來到李家。許宣接著，指他到裡面房內去捉。戴先生走到房門前，只見房門緊閉，因敲敲門道：「有人在此麼？」內裡面道：「你是甚人？敢到此內裡來？」戴先生道：「我非輕易到此，是你家特請我來捉蛇的。」白娘子曉得是許宣請來捉他，便笑說道：「蛇是有一條，只怕你捉他不到。」戴先生道：「我祖宗七八代俱出名，叫做『戴捉蛇』。何況這條把蛇，怎麼就捉不到？」內裡忽開了門，說道：「既會捉，請進來。」戴捉蛇才打帳走進去，只見房門口忽颳起一陣冷風來，直刮得人寒毛遍豎，早現出一條吊桶粗的大蟒蛇來，一雙眼睛就是兩隻燈盞，直射將來。戴捉蛇突然看見，吃了一驚，望後便倒，連雄黃罐兒、藥水瓶兒都打得粉碎。那蛇張開血紅的大口，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咬先生。先生見來咬，慌忙爬起來，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，死命地跑出堂前。李幕事與許宣迎著問道：「捉得如何了？」戴捉蛇道：「原銀奉還。蛇是我捉，妖怪如何我捉得？幾乎連我性命都送了。」頭也不回，竟跑去了。

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無計可施。轉是白娘子叫許宣入去，說道：「你好大膽！怎敢叫捉蛇的來捉我？你若和我好意，便佛眼相看；若不好時，帶累一城百姓都要死於非命。」許宣聽了，心寒膽戰，不敢做聲，便往外跑，一直跑出清波門外，再三躊躇，卻無可奈何。忽想起金山寺法海禪師來，曾吩咐道：「若妖怪再來纏你，可到淨慈寺來尋我。」今無心中走到此間，何不進去求他？遂一徑走到淨慈寺來，急問監寺：「法海禪師曾到上剎來否？」監寺回道：「不曾來。」許宣聽說不在，又不敢回家，性急起來，遂走到長橋，看著一湖清水，道：「倒不如我死了罷，省得帶累別人。」正要躡身跳時，只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男子漢何故輕生？有事還須商量。」許宣回頭一看，卻正是法海禪師，背馱衣鉢，手提禪杖，卻好走來。許宣納頭便拜道：「救我弟子一命！」禪師道：「這孽畜如今在那裡？」許宣道：「現在姐夫家裡。」禪師因取出鉢盂遞與許宣，道：「你悄悄到家，不可使婦人得知。可將此鉢劈頭一罩，切勿手輕，緊緊按住，不可心慌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許宣拜謝了禪師回家，只見白娘子正坐在那裡罵張罵李，許宣乘他眼慢，掩到他身背後，悄悄的將鉢盂望白娘子頭上一罩。用盡平生之力，按將下去，漸漸的壓下去，壓到底，竟不見了白娘子之形；不敢手鬆，緊緊按住。只聽得鉢盂內叫道：「我和你數載夫妻，何苦將我立時悶死？略放鬆些，也是你的情。」

許宣正沒法處置，忽報導：「外邊有一個和尚，說來收妖怪的。」許宣聽得，忙叫李幕事快請進來。禪師到堂，許宣說道：「妖蛇已罩在此，求老師發落。」不知禪師口裡念些甚麼，念畢，揭起鉢盂，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，如傀儡一般，伏在地下。禪師喝道：「是何孽畜？怎敢纏人？可說備細。」白娘子道：「我本是一蟒蛇，因風雨大作，來到西湖，同青魚一處安身。不想遇著許宣，春心蕩漾，按納不定，有犯天條。所幸者，實不曾傷生害命。望老師慈悲。」禪師道：「淫罪最大，本不當恕，姑念你千年修煉，僅免一死。快現本相！」白娘子乃現了白蛇一條，青魚乃現了青魚一尾。那白蛇尚昂起頭來望著許宣。

禪師因將二怪置於鉢盂之內，扯下褌衫一幅，封了鉢盂口，拿到雷峰寺前，將鉢盂放下，令人搬磚運石，砌成一塔，壓於其上。後來許宣又化緣而成了七層，使千年萬載，白蛇與青魚不能出世。禪師自鎮壓後，又留偈四句道：

雷峰塔倒，西湖水乾。

江潮不起，白蛇出世。

法海禪師頌罷，大眾作禮而散。惟許宣情願出家，就拜法海禪師為師，披剃於雷峰塔下。修行有年，一夕，無病坐化。眾僧買龕燒骨，造骨塔於雷峰之下。

怪跡雖不足紀，然雷峰由此而成名於西湖之上，故景仰雷峰，又不得不憑弔其怪事云。